

誰是簡文介？

——從在日臺獨運動到日本大眾小說家*

和 泉 司**

摘 要

簡文介是1956年在日本成立的臺獨運動組織「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重要成員，在當代海外臺獨運動研究之中廣為人知。然而關於簡文介的詳細生平與具體活動資料卻極為缺乏。本研究從簡文介與邱永漢的關係、臺獨運動家身份下的活動、中國古代史小說作家「安能務」身份下的活動等三個面向，運用文獻考察、訪問調查相關人士的方法，勾勒出跨越戰前戰後，足跡往來於舊日本帝國各地的臺灣人簡文介其人生平的具體樣貌。本稿將指出，簡文介就是邱永漢小說〈偷渡者手記〉、〈香港〉主角的原型，脫離臺獨組織後以「安能務」為筆名寫小說重返日本，卻至死不曾揭露自己的真實身份；本稿將在日臺關係史的視野中分析其行動的意義。

關鍵詞：臺灣獨立運動、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毅、邱永漢、匿名作家

2023.08.30收稿，2024.04.24通過刊登，2024.05.15修訂稿收件。

* 本論文為日本科研費JSPS獎助金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JP23K00371）。本論文之完成，感謝匿名審查人給予修改意見。關於簡文介的後半生與在日臺灣獨立運動的調查，承蒙王惠珍教授等學者惠予建議。確認簡文介的臺灣經歷與安能務的著作權部分，承黑羽夏彥、赤松美和子、荒俣勝利等諸氏（敬稱略）提供莫大協助。對於簡文介（安能務）之子，亦即其著作權繼承者戶嶋次介先生，給予本論文的協助與期待，筆者謹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 豊橋技術科学大学総合教育院准教授。本篇論文由臺大臺文所碩士生韓承澍翻譯。

Who is Kan Bun-Kai? From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Japan to Popular Novelist in Japan

TSUKASA IZUMI*

Abstract

Kan Bun-kai was a key member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aiwan, a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rganization founded in Japan in 1956. And Kan Bun-kai is well known in contemporary overseas studies of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However, there is a dearth of information on the detailed life and activities of Kan Bun-kai. Using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thre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n Bun-kai and Kyu Ei-kan,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his activities as a writer “Ano Tsutomu”, who hid his identity and worked as a writer.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life of Taiwanese and Kang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in Japa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actions with an eye toward Japan-Taiwan relations.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Kan Bun-kai is the model for the main character in Kyu Ei-kan’s novels “Memoirs of illegal immigrant (偷渡者手記)” and “Hong Kong (香港)” and that Kan Bun-kai began his writing career under the pen name “Ano Tsutomu” after leaving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Keyword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terim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aiwan, Liao wenyi, Qiu Yonghan, anonymous writer

* Associate Professor, Toyohash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一、前言

簡文介是誰呢？

這樣問或許有些失禮。在臺灣當代史上，簡文介絕非無名之輩。他在廖文毅於日本成立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擔任過秘書長，有如廖文毅的左右手，一直是日本臺灣獨立運動的重要人物。至今為數眾多的臺灣獨立運動相關前行研究中，必然會提及簡文介這個名字。¹而同樣在日本參加過臺灣獨立運動，後來擔任民進黨政府國策顧問的辜寬敏，也說過簡文介是廖文毅的臨時政府內的傑出人才。²

為什麼我們要問簡文介是「誰」呢？因為與他的存在感相較之下，簡文介個人的具體資訊非常有限。目前已知的資訊僅有如其戶籍登記本名是「簡世強」，³出生於日治時期臺灣的嘉義大林，1940年進入嘉義農林學校就讀。⁴1948年逃亡至香港加入臺灣再解放聯盟，1950年左右抵達日本，成為臺灣民主獨立黨的成員，1955年以相當於「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府」秘書長地位的幹部身分開始活動，1971年10月回歸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下的臺灣。

1971年以降，簡文介幾乎在日本國內斷絕行蹤，原因是他在該年10月

¹ 例如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上）（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臺北：玉山社，2014）、郭銳，《戰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独立運動に関する研究》（神戸市：神戸大學博士論文，2015）等等都有提到身為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主要成員簡文介。

² 辜寬敏在他的自傳《逆風蒼鷹：辜寬敏的臺獨人生》對簡文介有以下描述：「在我的看法，臨時政府裡沒什麼人才，比較聰明的只有廖文毅身邊幾個人，像簡文介或邱永漢等等。簡文介這個人，可以說是臨時政府裡一個相當的人才。」辜寬敏口述，張炎憲、曾秋美採訪整理，《逆風蒼鷹：辜寬敏的臺獨人生》（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56頁。

³ 參考外交部檔案《臺灣獨立運動（六）》（檔案編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1-01/030，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其中有「偽臺獨黨已派中委簡逆文介（世強）」的紀錄。此外簡文介回臺時的新聞報導（1971年10月3日《聯合報》報導〈天涯遊子歧途知返 八旬老母喜極而泣〉）也有提到他的本名是「簡世強」。以下涉及1970年代《聯合報》和《經濟日報》的新聞，感謝黑羽夏彥先生協助確認。

⁴ 不著撰人，〈廖明耀等三人脫離「臺獨」昨由日本返國〉，《經濟日報》（1971.10.10），第二版。

返臺的行為被當作是對臺灣獨立運動的「背叛」。此外，以1965年廖文毅返臺為始，包括簡文介、廖明耀、施清香等重要幹部陸續回臺，導致日本國內的臺灣獨立運動中，「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重要性大幅減弱。直到2024年的現在，日本的臺灣獨立運動都是以王育德所創立的「臺灣青年社」，也就是現在的「臺灣獨立建國聯盟」為中心；並且七〇年代以來有關臺灣獨立運動的報導和研究，也都將重心放在該團體的活動及其社團刊物《臺灣青年》，再加上創立「臺灣獨立黨」的史明身上。⁵

對於1970年以來持續冒著生命危險從事臺灣獨立運動，直到1990年代以後才終於迎來民主化的人們而言，視那些在尚未民主化的國民黨政權時期就返臺的人們為「叛徒」並不奇怪。事實上，其他臺獨運動者對這些人的歸國一直有所非議。除了在返臺後仍經常見報的廖文毅，以及持續活躍於媒體上的邱永漢、辜寬敏以外，也被視為臺灣獨立運動「叛徒」的簡文介的相關情報在1971年以後幾乎消失，似乎也是必然的結果。

對簡文介「叛徒」的定位自然是難以否定的，但在臺灣已經民主化將近30年後的現在，或許我們有此機會來重新審視這段包含了「背叛」的臺灣獨立運動史。

辜寬敏於2023年，以蔡英文政府的總統府資政身分過世，當時日本的報導稱其為「臺灣獨立派」的「重鎮」。⁶而2012年過世的邱永漢除了是「賺錢之神」、「直木賞作家」，也因為參加臺灣獨立運動而被稱為「亡命作家」，並沒有被視為臺灣獨立運動的「叛徒」。至於廖文毅，身為放棄了「大統領」職位而歸順國民黨政權的人物就受到了不少批評，不過在近年來也開始有重新檢討其活動的趨勢。⁷

被指為「叛徒」的人，也都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從事運動而過著艱苦的生

⁵ 當然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仍持續活動。已知其機關報《臺灣民報》發行至1979年3月20日為止。1970年代以後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活動是筆者接下來欲進行的研究課題。

⁶ 不著撰人，〈台湾独立派に大きな痛手 重鎮・辜寬敏氏死去 96歳〉，《產經新聞》網路新聞，2023年2月27日，網址：<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30227-D4EJGXOAP5ODDDWLDGSAZRH0Y/>（2024.5.1徵引）。

⁷ 參見前面已提到的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臺北：玉山社，2014）。以及廖文毅原著，《臺灣民本主義》（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此書是1955年在日本出版的廖文毅《台湾民本主義》之中譯本，並收錄解題及相關論文。

活。在「背叛」了臺灣獨立運動之際，很可能是面對多方的壓力和困難而不得不為。或許現在正是開始研究、分析這些人的歷程和活動的時機。

以下說明選擇簡文介作為研究對象的理由。

第一，簡文介是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主要成員中非常獨特且個性鮮明的人物，並留下了許多能充分展露其個性的文章。簡文介1955年在「臺灣民報社」（即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機關報的發行單位）出版了名為《台湾独立運動第10年》的小冊子，之後又在1961年出版《台湾の独立》。⁸由於曾擔任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秘書長，堪稱廖文毅的左右手，因而接受過許多雜誌採訪，並且作成報導。這些文章近幾年多已數位化，可供自由檢索和閱覽。也因此，我們可以一定程度推測簡文介的出生年月日、出逃至香港以前的狀況、在日本作為臺灣獨立運動家的活動，以及1971年以後的活動。簡文介生於1922年10月22日，2000年4月11日逝世。這便是筆者研究簡文介的起點。

第二，他是20世紀在日本最有名的臺灣人之一——作家邱永漢的友人，而且可以確定他是邱永漢早期小說的人物原型。

邱永漢，是曾在1956年得過日本最著名的文學獎之一——直木三十五賞的小說家，1960年代以後陸續發表有關股票投資、創業、理財類的書籍，邱永漢本身的投資與事業也相當成功，因而積累了龐大的財富。為此，他在日本社會是有著「賺錢之神」之稱的家喻戶曉的人物。1990年代，隨著「臺灣的日語文學」研究興起，邱永漢的小說再度獲得關注，如岡崎郁子、垂水千惠、丸川哲史等研究者，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陸續發表針對邱永漢的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⁹到了2010年代，張季琳、筆者和泉司等也基於新出土的資料進行新的分析。¹⁰

⁸ 簡文介，《台湾の独立》（東京都：有紀書房，1961）。

⁹ 如垂水千惠，《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東京都：五柳書院，1995）；岡崎郁子，《台湾文学 異端の系譜》（東京都：田畑書店，1996）；丸山哲史，《台湾、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身体》（東京都：青土社，2000）皆有收錄研究邱永漢的論文。

¹⁰ 張季琳著有〈邱永漢と林献堂—小説「客死」をめぐる〉，《天理台湾学会報》第27號（2018），頁43-65；〈直木賞受賞までの邱永漢—〈濁水溪〉，と〈香港〉，を中心に〉，《越境する中国文学 新たな冒険を求めて》（東京都：東方書店，2018），頁415-441；〈日本における邱永漢文学研究の回顧〉，《天理台湾学会報》第29號（2020），頁171-195等論文。和泉司則著有〈邱永漢〈濁水溪〉から〈香港〉へ——直木賞が開いたものと閉ざしたもの〉，《日本近代文学》第90

1990年代，在當時研究者的努力之下，許多與臺灣有關的資料被重新發現，並得到了整理和復刻出版。這使得「臺灣的日語文學」研究得以飛速發展。2010年代，有賴臺灣和日本的資料數位化，進一步促成了更多相關資料的出土。有關邱永漢的新資料，都是在上述的前行研究、資料整理以及資料公開的基礎上發現的。隨之而來的，論者也注意到這位同時和邱永漢與臺灣獨立運動相關的重要人物——簡世強／簡文介的存在。

邱永漢初登日本文壇的出道作〈偷渡者手記〉（1954年）與第三十五屆直木賞得獎作品〈香港〉（1955年），經調查後可證明小說的主要人物是以簡文介的經歷和行動作為原型。這點在後面的章節會再詳述。

第三，簡文介的名字雖然在1971年以後消失於臺灣獨立運動相關報導當中，但進入1980年代後卻成了一位「匿名作家」，並且在日本的大眾文化中留下顯著的足跡。這位作家的名字是「安能務（あのう・つとむ）」，在1980年代以臺灣作家的身分登場，1990年代以後主要以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作家而聞名。而他的代表作之一《封神演義》，1996年由藤崎竜畫成漫畫《封神演義》（1996-2000年於《週刊少年ジャンプ》連載），一經發表便大受歡迎，此後作家的名字和作品也變得家喻戶曉。¹¹

然而，安能務的相關資訊在其作家生涯中幾乎空白。根據中塚亮的研究，安能務每一部作品中所記錄出生年和出身地都不一樣，「可能有刻意模糊自己身分的意圖」。¹² 中塚判斷，安能務已公開的經歷包括「香港大學畢

集（2014），頁77-92；〈国共内戦と日本、その時の邱永漢——〈長すぎた戦争〉を中心に〉，《社会文学》第41号（2015），頁19-33；〈「国籍」と「選挙」—邱永漢1980年参院選出馬の意味と意義—〉，《多元文化交流》第12號（2020），頁73-105；〈邱永漢〈密入国者の手記〉における創作と事実の混交——亡命者が生き残る戦略として〉，《日本台湾学会報》第23号（2021），頁186-207；〈生き残る為の選択肢——亡命作家 邱永漢の「日本語」と「英語」〉，《日本近代文学》第106集（2022），頁144-159；〈「日華断交」後の邱永漢——境界線上に生きた作家〉，《現代中国研究》第50号（2023），頁38-53等。

¹¹ 有關安能務的部分參見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金城学院大学論集 人文科学編》第19巻第1號（2022），頁183-194。後面會再說明，之所以會有本文提出的簡文介=安能務這個發現，就是拜中塚的論文所賜。

¹² 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頁185。

業」，他的作品中也提到過有關臺灣獨立運動的事，¹³ 因此推測安能務應該是位「親近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臺灣出身者或者臺灣人」，並引用了刊登於1998年12月11日《讀賣新聞》夕刊的安能務頭像。¹⁴

根據中塚的推論及其引用的照片，筆者可以肯定事實上安能務就是簡文介。此外，筆者也請託為安能務出版大部分著作的文藝春秋社社員荒俣勝利，在他的引介之下找到了安能務的著作權繼承人——也就是簡文介的次子戶嶋次介。透過戶嶋次介，除了確定安能務就是簡文介，筆者也得以更進一步了解簡文介的生平。¹⁵ 基於此，本文將探討以下兩點：

1. 簡文介對邱永漢初期小說的影響，以及成為故事角色原型的新事證。
2. 以戶嶋次介的訪談為基礎，證實簡文介和安能務關係的新事證。

本文寫作的目的在於公開安能務＝簡文介此一發現，以及身為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主要成員、臺灣獨立運動家的簡文介的生平之新事證。

二、「簡世強」時代的簡文介——初遇邱永漢

簡文介在其擁有「國民」身分的國家（包括大日本帝國以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正式姓名都是「簡世強」。這個名字可見於以下資料。

首先是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的《嘉義農林學校卒業寫真帖（昭和17年）》。當中貼有第十九屆畢業生「簡世強」的照片。畢業於嘉義農林學校，與後面將論及的任職於臺灣拓殖會社，與簡文介的經歷是相符的。¹⁶

¹³ 參見安能務，《八股と馬虎》（東京都：講談社，1995）中的〈第18章 中国人と台湾人は違うか〉。

¹⁴ 參見前引中塚亮論文。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金城学院大学論集 人文科学編》第19卷第1號（2022），頁183-194。該文在「金城学院大学リポジトリ」網站上公開。網址：<https://kinjo.repo.nii.ac.jp/records/1349>（2024.1.31徵引）。

¹⁵ 本文的完成歸功於提出「安能務＝簡文介」這一發現的中塚亮論文、介紹安能務的著作權繼承人予筆者的荒俣勝利，以及最重要的是獲得戶嶋次介的協助。筆者於2023年6月24日於東京都港區三田的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之「萬來舍」對戶嶋次介進行訪談，謹此致謝。

¹⁶ 文物名稱：《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第19屆畢業紀念冊》，登錄號：2005.008.1483。筆者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NMT collections」檢索取得，網址：

第二，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的〈比島第四次歸還者（NEGROS ISLAND）ニ對スル未拂金第二次支拂ノ件（第一次支拂ハ三月七日ヲ以テ終了） 派遣南方歸還者諸給與ニ關スル件（一）西婆羅洲坤甸單寧事業所及比島各事業所ノ人員ト情況報告人事課〉（典藏號：002-02829-021）¹⁷，以及〈歸還職員ニ關スル件 派遣南方歸還者諸給與ニ關スル件（二）南方派遣員ノ遭遇人事課〉（典藏號：002-02830-012）¹⁸ 兩份文件。簡世強曾是戰前日本的「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會社的職員，戰爭時被派往「南方」菲律賓的內格羅斯島。上述的文件是根據臺灣拓殖會社的資料以日文寫成，內容包含了在日本戰敗後已返回臺灣的臺灣人職員的相關情況。從資料中可見簡世強是被列為「雇」資格的職員，¹⁹ 在臺灣拓殖會社的馬尼拉支店內格羅斯事務所工作。包括簡世強在內的臺灣人職員一共12名，於1946年2月7日從「雷伊泰1A收容所」搭上「美國船」返回臺灣。

此外，前述資料是為了向會社要求支付積欠的薪資而做的。文件的作者依循往例，向會社要求12名職員每人3,000元的臨時預支。根據文件紀錄，簡世強的本薪是59元，當地工資每月212.4元，伙食津貼每月850元，當地津貼9個月270元，離家期間總共支付了923.4元而未支付的餘額達到了9,545.4元。²⁰

從這份文件可以得知，簡世強在嘉義農林學校畢業後任職於臺灣拓殖會社，並在戰時被派遣到菲律賓。被派到臺灣拓殖會社內格羅斯事務所的臺灣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5.008.1483>（2024.5.1徵引）第16頁有「簡世強」的照片。

¹⁷ 〈派遣南方歸還者諸給與ニ關スル件（一）西婆羅洲坤甸單寧事業所及比島各事業所ノ人員ト情況報告人事課〉（1945.01.01），《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2-02829021。筆者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檢索與閱覽。網址：<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804739tMhiLwV#aeJ>（2024.5.1徵引）。

¹⁸ 「歸還職員ニ關スル件」（1946-02-08），〈派遣南方歸還者諸給與ニ關スル件（二）南方派遣員ノ遭遇人事課〉，《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202830012。筆者於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文獻檔案查詢系統檢索與閱覽。網址：<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804762Aq=7bIU#fcJ>（2024.5.1徵引）。

¹⁹ 指雇員。不屬於正式社員。

²⁰ 同一份文件的簡世強欄位沒有寫上已付清，因此也不清楚他有沒有收到這筆3,000元。

人職員共有18名，其中6名因為死亡／失蹤而並未歸國。此外，在《台灣拓殖会社とその時代》²¹收錄的社員名簿中，可以在臺灣拓殖會社臺南支店書記的欄位看到「簡世強」這個名字。

第三，改朝換代後的1990年代文本，如邱永漢的自傳《わが青春の台湾 わが青春の香港》就有提到簡世強。他登場的時間是邱永漢逃亡到香港，在廖文毅家暫住的時期。

王君走後，²² 接著來的是簡世強君。簡君是嘉義農林出身的農家子弟，長臉濃眉，且因為眼角上揚，外觀看起來就像隻敏捷的豹。他和我同年，思維敏捷超群，創造力和執行力兼具，是個擔任作戰總指揮的絕佳人選。在那時，持有反政府思想的人只要成功逃出臺灣抵達香港，就一定會前來拜訪廖文毅博士，簡君也是其中之一。

.....

在此同時，簡君開始接近我。也許是因為當時我的地位相當於廖博士的左右手，也或許是我們還算聊得來的關係吧。而且，他看到我開始做包裹生意以後很快就在經濟上可以獨立。²³ 所以後來當我出去採購寄包裹所需的商品時，以及包裝、拿去郵局寄送時他都會來協助我。

.....

流亡香港已差不多兩年時光，起初對未來還會感到惶惑不安，但不知不覺已變成能擁有高級住宅區公寓的身分了。……當我決定要搬家時，簡君也表示要和我一起搬過去。因為他根本沒有錢，說是要跟我一起搬過去，實際上是從寄居廖博士家變成寄居在我家罷了。不過，簡君不是個會因為寄居在別人家而感到自卑的人。對我來說，他是個什麼是都肯幫忙的非常好用的住客，所以替他支付生活費這點我完全不覺得是個負擔。²⁴

²¹ 三日月直之，《台灣拓殖会社とその時代》（東京都：葦書房，1993）。

²² 王君指王育德。在邱永漢逃亡的大約一年後王育德也逃往香港，並短暫與邱永漢、廖文毅同住。

²³ 戰後初期，日本設置免除國外進口關稅的「救恤小包」制度，以協助需要急難物資的日本國內居民即時獲得來自海外的救助。有心人利用此一非常時期的制度，將日本所缺乏的物資、藥品等分為小包裏寄往日本，以賺取其間高額價差。

²⁴ 邱永漢，《わが青春の台湾 わが青春の香港》（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頁

邱永漢與簡世強在香港的廖文毅家相遇，之後簡世強借住在邱永漢的公寓，也建立起輔助其進行工作的關係。就連自視甚高的邱永漢都對簡世強的能力和才華有高度評價，這點十分值得注意。在才華洋溢的邱永漢眼中，簡文介也是一個非常優秀且特異的人物。

在那之後，廖文毅於1949年將據點移往日本，簡世強也隨之離開香港。而已在香港結婚的邱永漢則留在當地。雖然兩人在香港只共同生活很短的時間，但1954年邱永漢移居日本後，同樣身為臺灣獨立運動同志的兩人又恢復了往來。

儘管邱永漢在其自傳中提到過「簡世強」，但他就是「簡文介」這件事卻沒有提及。在邱永漢卷帙浩繁的所有著作當中，「簡文介」這個名字完全沒有出現過。²⁵

不過，邱永漢也並不常公開臺灣獨立運動相關的臺灣友人或熟人的名字。他在1971年《私の金儲け自伝》²⁶中，首次公開〈偷渡者手記〉的主人公原型是王育德。除此之外，大概是基於政治上的顧慮，直到1990年代為止邱永漢都會避免提到任何臺灣獨立運動家的名字。而在《わが青春の台湾 わが青春の香港》中雖然提到了廖文毅和莊要傳等臺灣獨立運動家，不過該書出版時這兩位皆已去世。王育德則於1985年去世。一方面簡文介仍然健在，且當時（〈わが青春の香港〉發表時）他已經以「安能務」為筆名成為暢銷作家了。也許邱永漢正是考慮到簡文介／安能務的事業而沒有揭露他的名字。

不過，雖然並未公開本名，邱永漢仍然會在小說中用簡世強作為其人物原型。邱永漢早期小說借用不少友人和熟人作為原型，在香港時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簡世強自然也是其中一員。接下來討論邱永漢的代表作，直木賞受賞作〈香港〉的主人公賴春木。賴春木的經歷在〈香港〉的開頭有如下的

160-165。

²⁵ 邱永漢在〈邱永漢の社長読本 7・ペテン師がうようよいいる〉，《マネジメントガイド》20（1）（1974）一文中提到，邱永漢回臺以後投資鰻魚養殖事業的資金曾被詐騙、掏空，而這個騙他的人姓「賴」，因為認識簡文介，所以當初就是透過簡文介聯繫上邱永漢。不過同樣收錄這個故事的《失敗の中にノウハウあり—金儲けの神様邱永漢が儲け損なった話》（東京都：グラフ社，1986），裡面卻沒有提到簡文介的名字。

²⁶ 邱永漢，《私の金儲け自伝》（東京都：徳間書店，1971）。

描述：

……過往的生活中，他早已習慣於不自由、貧窮以及痛苦了。出生於殖民地的他，從來沒有決定自己要怎麼做的權利。在臺南海邊一個半漁半農的村子長大的他，公學校畢業以後馬上就進入嘉義農林學校。由於畢業時正好遇到大東亞戰爭，幾乎是被徵召一般，以拓殖會社雇員的身分被派到菲律賓的內格羅斯島。雷伊泰灣海戰一開打他就和日軍以及當地居民們逃入山中，以樹皮和蜥蜴果腹。投降美軍以後度過了六個月的俘虜生活，戰爭結束後被遣送回臺灣，又回到原來的拓殖會社工作。但因為從大陸來的國民黨接收委員要找地方安插一起過來的一家大小，不久後就以一紙公文把他開除了。（粗體字為筆者所加）²⁷

嘉義農林學校畢業、拓殖會社的雇員、派遣到內格羅斯島、進入美軍的雷伊泰島收容所、回到臺灣後又在拓殖會社復職。以上這些經歷都和先前所見的資料記載一致。小說開始的時間是「1949年初夏」，這時的賴春木年齡是「二十六歲」，也和簡世強／簡文介的年齡相符。

然而，綜合邱永漢對簡世強的評價、戰後日本關於簡文介的評論，再加上筆者對戶嶋次介的訪談內容，會發現其實賴春木和簡世強的性格有落差。賴春木是在一位農林學校畢業、讀過大學的指導者號召下投入反國民黨運動，進而亡命香港。但現實中的簡世強性格則較自主、更堅強也更能屈能伸。

邱永漢1954年發表的小說〈濁水溪〉入選了直木賞候補但最終落選。由於直木賞是一大眾文學取向的文學獎，而〈濁水溪〉裡從主人公到主要的登場人物大多是東大畢業的知識份子，小說內容也偏向純文學。〈香港〉則是篇以贏得直木賞為目標而必須精心運用策略的小說，內容若是把主人公設定成大學畢業的高學歷菁英並不討好。這時，簡世強的經歷就非常方便——相當於舊制中學校的專門學校畢業、從南方菲律賓的戰地生還、之後又逃亡到香港，既不會太過菁英也不會太過草莽，非常合適。

²⁷ 邱永漢，《香港・濁水溪 增補版》（東京都：新潮文庫Kindle版，2021）頁18-19。

不過，〈香港〉中賴春木的性格部分，作者還是著重描繪其知識分子式的軟弱和過度思考的傾向。原先志在純文學的邱永漢，轉往大眾文學之際呈現出的猶豫擺盪，在賴春木這個角色的設定上可見一斑。²⁸ 換句話說，一方面以簡世強的真實經歷為依據，一方面人物的性格並不如簡世強那般強悍。這就是為什麼儘管〈香港〉被認定屬於大眾文學，也得到了直木賞的肯定，但仍有純文學元素的痕跡。²⁹ 賴春木的角色塑造之用心，可見〈香港〉這篇小說是邱永漢作家生涯的一個重要文本。

三、另一個「偷渡者」——與最高法院纏訟的簡世強

簡世強是小說〈香港〉的主人公賴春木的原型這點，只要讀《わが青春の台湾 わが青春の香港》裡介紹簡世強的部分馬上就可以注意到。因此在過去有關〈香港〉的研究中，簡世強是故事原型這點並未獲得太多討論。不過，邱永漢還有其他篇以簡世強為原型的小說，即邱永漢的出道作〈偷渡者手記〉。

眾所周知，〈偷渡者手記〉的主人公（敘事者）游天德的原型是王育德，邱永漢本人乃至王育德本人也都承認過這一點。這篇小說敘述的游天德的經歷也都可以說明這一點，這些在前行研究中也都已明確指出。³⁰

²⁸ 有關〈濁水溪〉以及〈香港〉的寫作過程，參見和泉司，〈邱永漢「濁水溪」から「香港」へ——直木賞が開いたものと閉ざしたもの〉，《日本近代文学》第90集（2014），頁87。

²⁹ 例如該屆直木賞評審委員永井龍男評價〈香港〉時，指出其寫作手法方面「快速讀了一下就覺得有好幾個地方很不錯，直到讀完全篇都深受吸引。」、「結尾寫到「自由是什麼」的幾行讓人難以理解，這是我認為這部作品的缺點。」以上是針對〈香港〉的「非大眾文學」也就是「純文學」方面的批評。

³⁰ 有關〈偷渡者手記〉的前行研究，有垂水千惠，〈若き日本語詩人——台北高等学校時代の邱永漢〉以及〈早すぎた日本文学者——再び邱永漢〉，收錄於《台湾の日本語文学》，頁31-50以及頁173-186；岡崎郁子，〈忘れられた二・二八作家——邱永漢〉以及〈邱永漢——戦後台湾文学の原点〉，《台湾文学 異端の系譜》（東京都：田畑書店，1996），頁83-99以及頁109-149；丸川哲史，〈亡命者のエクリチュール——密入国者の手記〉を読む，《台湾、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身体》（東京都：青土社，2000），頁93-116；和泉司〈邱永漢〈密入国者の手記〉における創作と事実の混交——亡命者が生き残る戦略として——〉《日本台湾学会報》第23号（2021），頁186-207等，較具代表性。

那麼，簡世強是哪一個登場人物的原型呢？準確來說他並沒有對應某個特定角色。不過，簡世強1953—54年的處境倒是和游天德的角色有所重疊。

〈偷渡者手記〉是以王育德1953年時的處境為原型，但也存在著與事實差異甚大的部分，亦即主人公游天德因偷渡罪遭遇審判一事。邱永漢後來表示，寫作〈偷渡者手記〉的目的是要聲援因偷渡罪訴訟一路上訴到最高法院的王育德。³¹ 然而，王育德從來沒有提過自己曾經受審，而不論在時間上或制度上，因偷渡而遭受入國管理局（當時的名稱）審查的人，在爭取特別居留權（原文「在留特別許可」）過程中打官司是幾乎不可能的。因此，邱永漢以王育德為原型，將其經歷詳細地小說化的同時，重新設計出故事發生的舞臺——最高法院。

簡世強的相關資料顯示，在邱永漢寫作〈偷渡者手記〉的同時，簡世強正面臨最高法院的「審判」。也就是說，邱永漢在當時的確知道有一位現實中正在面對最高法院「審判」的「偷渡／流亡的臺灣人」。與〈偷渡者手記〉寫作的1953年秋天幾乎同時，簡世強在東京高等法院的二審判決出爐，結果為敗訴，上訴後於隔年1954年2月22日迎來最高法院的第一次公判。

此時的簡世強究竟是因為什麼「罪」在打官司呢？是在爭取政治犯或者難民的「特別居留權」嗎？都不是。事實上簡世強的特別居留權已經在1953年2月18日獲得批准。如前所述，特別居留權是入國管理局負責的業務而非法律訴訟案件。實際上，取得特別居留權的前提是必須對自己的非法偷渡「認罪」。簡世強的案例則相當特殊，同時還展現他強勁的意志力。他在已經取得特別居留權的狀況下，否認自己的偷渡是「有罪」的，因此才提起了該次訴訟。

在《最高裁判所裁判集 刑事129（昭和34年1月 昭和34年5月）》³² 有「昭和二九年（あ）第一九四〇号」的「出入国管理令違反被告事件」的紀錄。此案件的被告是「本籍 台湾」的「新聞記者 簡世強 一九二二年一〇月一二日生」。判決結果為「駁回上訴」。也就是說，簡世強被判敗訴，

³¹ 參照邱永漢，〈まえがき〉，《短篇小説傑作選 見えない国境線》（東京都：新潮社，1994），頁7。

³² 最高裁判所，《最高裁判所裁判集 刑事129（昭和34年1月—昭和34年5月）》（東京都：最高裁判所）。

沒能撤銷違反出入國管理令的「有罪」判決。

不過，真的有辦法撤銷違反出入國管理令的「有罪」判決嗎？這場官司是否有勝訴的可能？筆者希望能從資料中確認簡世強具體提出的是怎樣的訴訟。然而，判決相關的資料屬法律專業範疇，需要解釋的事項甚多，在此僅簡要指出其中的事實關係。

簡世強提出以下兩點理由，主張自己違反出入國管理令也就是非法入境應屬無罪：

第一點，日本國憲法基於尊重基本人權，「保障任何人不被隨意剝奪國籍的權利」。³³ 雖然日本放棄了臺灣，但簡世強擁有不放棄日本國籍的權利。換句話說，他得以主張自己入境日本並非非法入境。

第二點是，簡世強已於1953年2月18日取得特別居留權，這代表法務大臣已認可簡世強屬於政治難民，若返回臺灣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因此他在該次裁判再次提出申請特別居留權時，作為政治難民的證據卻遭到駁回。他主張法院因拒絕了他政治難民的證明文件，而導致他被因違反《出入國管理令》而遭到定罪，這無異於剝奪了被告（簡世強）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因此高等法院的「有罪」判決是錯誤的。

對此，最高法院的判決認為被告屬已是取得中華民國國籍的中華民國國民，也就是《出入國管理令》所定義的外國人了。不過還是認可被告作為政治難民向日本尋求庇護之事實，因此支持高等法院的判決，認為被告方律師的主張與事實不符，才作出駁回上訴的判決。³⁴

此處簡世強的主張是根據「臺灣地位未定論（因此他不屬於中華民國國籍）」的論點，當時從臺灣再解放聯盟、臺灣民主獨立黨到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皆同樣以此論點來主張國民黨政權對臺灣的統治屬非法佔據。³⁵ 也就是

³³ 與日本國憲法的文字有出入。引用自最高裁判所，《最高裁判所裁判集 刑事129（昭和34年1月—昭和34年5月）》之「昭和二九年（あ）第一九四〇号」中簡世強的律師高橋守雄之上告趣意書，頁324。

³⁴ 參見最高裁判所，〈最高裁判所裁判集 刑事129（昭和34年1月—昭和34年5月）〉之「昭和二九年（あ）第一九四〇号」。這次訴訟於1954年2月一審，直到1959年3月12日作出判決。從這裡可以看出上訴到最高法院相當耗時，而1953年秋天才自首的王育德，不太可能在同年年底就上訴到最高法院。

³⁵ 根據前引判決紀錄，簡世強的上訴意見書除了附有廖文毅的證明書，還有山田一世、笹川良一致法務大臣的「懇願書」以及「塔夫特前參議員的信件」。雖然有一

說，客觀來看這場判決從一開始就毫無勝算。若簡世強贏得訴訟，等於日本政府正式否定了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領有臺灣以及統治臺灣人民的合法性。若從這個角度思考，則這場判決的目的並非勝訴，更可能是作為臺灣獨立運動鬥爭中的具體行動。

戰爭期活躍於日治時期臺灣的作家西川滿，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這場訴訟。1957年7月的《大眾文藝》刊載大眾文學作家的座談會紀錄〈変つた人の話〉，與會者分別介紹自己所認識的「奇人」。其中，西川滿就提到了簡文介的名字。

西川：有一次，有個從香港來的男人過來找我，十分唐突地問我：「你對民族的血統有什麼看法呢？」當時我根本不知道那個人是誰。……他說無論如何從今以後一定要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抱持這樣的信念逃離國民政府統治下的臺灣到香港去，現在終於完成多年來的心願抵達了日本。然而，日本政府卻因其非法入境而發出了遣返的命令。因此他主張：「日本既已放棄臺灣，或許我已經不能算是日本人。即便如此，日本也並沒有把臺灣交給中國。因此在臺灣的歸屬確定以前，我都是準日本人才對。」這也讓法院感到相當困擾而無法做出判決。……這個人就是臺灣民主國的秘書長簡文介君。³⁶

毫無疑問，簡文介和西川滿認識應該是透過邱永漢的牽線。而西川滿因為和邱永漢或簡文介有交情，可能刻意在這類場合巧妙地宣傳臺灣人的主張以及臺灣獨立運動相關的情報（雖然他把臺灣共和國記錯成臺灣民主國）。此外，在前述的判決紀錄裡的「簡世強」就是「簡文介」這點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位同名的退伍軍人山田一世，但無法確定他是怎樣身分地位的人物。笹川良一則是在戰後領導笹川財團，被認為是日本政壇幕後黑手之一的右翼大老。塔夫特前參議員則是1952年代表共和黨與艾森豪競選總統的美國保守鷹派政治人物羅伯特·塔夫特（Robert A. Taft）。筆者推測笹川良一和塔夫特對簡世強訴訟的聲援，應該是透過廖文毅的牽線而來。

³⁶ 引用自刊登於《大眾文藝》（1957.7）的座談會記錄〈変つた人の話——昭和三十三年六月十日・於長谷川邸〉。這場座談會的出席者有長谷川伸、土師清二、鹿島孝二、池波正太郎、志智双六、村上元三、赤江行夫、戸川幸夫、井出雅人等。西川滿是主持人。

連西川滿都知道的這場訴訟，邱永漢當然也會知道。前面提過原先住在香港的邱永漢於1953年的秋天抵達日本，在得知了王育德的困境並嘗試將其寫成小說〈偷渡者手記〉時，會將故事背景設定為最高法院的公判而非入國管理局的審查，不就表示故事原型其實是簡世強的訴訟嗎？

正如西川滿稱他為「奇人」，簡世強和日本政府一路爭訟到最高法院的種種論述，引起邱永漢的強烈興趣與關心，同時也驚嘆於簡世強的思維與行動力。簡世強進行中的訴訟，雖然其主張和其人都很嚴肅，但從實務面來看其實相當荒誕無稽。因此，雖然裡面有非常深沉的部分，但若把這場訴訟寫成小說，應該是會變成一篇喜劇／大眾文學作品而非純文學作品。當時邱永漢作為小說家的目標是純文學作家，甚至芥川賞作家。簡世強和該訴訟固然是非常奇特的「素材」，但出現在邱永漢當時想寫的小說中，其風格還是太過強烈了一些。

另一方面，在簡世強已經取得特別居留權的同時，他的另一名友人王育德正為此感到苦惱。當時邱永漢把兩人非法入境的狀況加以合併，將王育德的經歷和性格置入簡世強的處境和背景。這樣的結果，就是讓游天德在「最高法院」爭取「特別居留權」，這個在現實中並不會發生的設定因此產生。

如果游天德的原型只有王育德一人的話，那麼加入「訴訟」這個設定可能會讓人難以理解。但知道了簡世強的訴訟案件及其內容以後，就很快可以了解其用意了。將背景設定為相對更「引人注目」且「深刻」的最高法院，是邱永漢從簡世強那裏獲得的靈感。

簡世強、〈偷渡者手記〉和〈香港〉可說是邱永漢成為小說家的起點，也對他日後在日本大為活躍有很大的影響。

當然，簡世強是這兩部作品的原型此一事實，並不會大幅改變對〈偷渡者手記〉和〈香港〉的分析和解讀方向。此處的重點在於確認〈偷渡者手記〉和〈香港〉等小說的誕生和簡世強關係匪淺。假若邱永漢不曾遇見簡世強，那麼〈偷渡者手記〉和〈香港〉就不會是現在的模樣。或許〈偷渡者手記〉不會是致最高法院信函的形式，而是以入國管理局或者警察局作為小說舞臺也不一定。〈香港〉的主人翁可能會是東大畢業的臺灣人菁英，且小說的政治性也更強。簡世強的存在，對邱永漢小說的方向有明確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在研究邱永漢之時，簡世強／簡文介相關的調查、分析也至關重要。

四、臺灣獨立運動家簡文介的登場與退場

「簡文介」這個名字在戰後日本社會首次公開亮相，是在1956年2月28日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宣布成立的時候。³⁷ 在那之後，簡世強就主要使用「簡文介」這個名字來活動。³⁸ 他曾擔任臺灣民主獨立黨（1951年）的秘書長、臺灣臨時國民議會（1955年）的臨時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以及1956年2月28日成立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之政務委員。³⁹

簡文介，在1955年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第10年》這本小冊子時已經使用這個名字了。這本日英對照的小冊子在日本以外的地區也有讀者，並對臺灣獨立運動有所影響。⁴⁰

簡文介的語言能力十分出色。前面提到的西川滿就稱簡文介通六國語言，⁴¹ 而至少非常擅長英語。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廖文毅曾參加過1957年馬來西亞聯邦的獨立儀式、1959年訪問歐洲多國、1961年應美國政府邀請，經香港和歐洲赴美。以上這些出訪行程，可以肯定簡文介都有參與其中。⁴²

如前所述，簡文介於1962年發表《台湾の独立》一書。書中，簡文介從臺灣的歷史開始寫起，並以臺灣獨立運動的展望與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主張作結。先前提到簡文介的語言能力驚人，從這裡即可看出他的日語能力十分突出。⁴³

³⁷ 根據外交部檔案《臺灣獨立運動（二）》（1955年9月9日作成，檔案編號：A30300000B/0044/006.3/003/1/026，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1955年2月28日《臺灣民報》印有臺灣民主獨立黨中央委員「簡世強」，同年8月28日同一份報紙的文章中，中央委員「簡世強」消失而出現「簡文介」這個名字。

³⁸ 根據對戶嶋次介的訪談，簡文介幾乎不使用「簡世強」這個名字，兩個兒子也分別取名「一介」和「次介」。

³⁹ 郭銳，《戰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独立運動に関する研究》，頁60。

⁴⁰ 前引《臺灣共和國（下）》的「海軍臺獨案」一章，有在國民黨政府下的海軍服役的許昭榮和張幹男兩人的訪談記錄。根據訪談內容，他們是因為讀到兩人所乘的軍艦於美國停靠時取得的《台灣獨立運動第10年》，才決定投入臺灣獨立運動。

⁴¹ 不著撰人，〈変つた人の話〉，頁15。

⁴²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頁98。

⁴³ 簡文介後來在日本的大學任教，還曾經對戶嶋次介說過「我在教日本人日語，還真是有趣呢」這樣的話。

在該書最後附有一篇名為〈簡文介其人〉的後記，是由簡文介的友人，*《サンケイ新聞》*（即今*《產經新聞》*）記者鄭喜一所寫，從文章對簡文介的評論可以捕捉到一些簡文介個人的特徵：

簡文介——這顯然並非其本名。有關他的出生地和經歷等等，問了只會造成他的困擾因此我從未問過。年齡同樣也是不詳。

.....

會適時的說謊，也會說些反話。

愚蠢之人，或會對他有所誤解，

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這顯然是謊話。他很清楚怎麼寫出犀利的文章。

在談話方面，就算是日本人來也贏不過他。他不僅日語很厲害，甚至可以說是個語言天才。

簡文介，作為一位革命家有其浪漫，有時卻太過理想主義了一點。

但，他又非常熟悉現實的手段，也懂得適度的虛張聲勢。——是的，假如與他為敵，那將是相當可怕的，而和他同一陣線則是相當可靠的一個人。

由於是站在友人的立場，記者鄭喜一對簡文介的評價基本上持正面態度。然而，簡文介的風評一直是毀譽參半。首先，他在1971年回臺一事就是最主要的原因。

例如王育德就曾說過，簡文介是個「會毫不害臊地說出『廖文毅是猴子那我就是牽猴的』（廖文毅は猿でオレは猿まわしだ）」這種話的人，臨時政府內部還存在「挺簡文介和反簡文介」的派系對立。⁴⁴此外，他還認為廖文毅的日文著作*《台灣民本主義》*，⁴⁵可能由簡文介所代筆。⁴⁶王育德在大力批判廖文毅的同時，暗示了其背後可能是簡文介在操作。由此可見，在批判簡文介的行為同時，似乎也一定程度肯定了其政治上的才能。

⁴⁴ 王育德，〈生命が燃えるとき 台湾青年20年の回顧（中）〉，《台灣青年》（1980.2），頁28。

⁴⁵ 廖文毅，*《台灣民本主義》*（東京都：台灣民報社，1955）。

⁴⁶ 王育德，〈投降の論理 台湾青年20年の回顧（続）〉，《台灣青年》（1980.5），頁24。

另外，另一位臨時政府的幹部林耀南，曾在書中評價簡文介是「臨時政府的詭計專家（策士）」⁴⁷。該書對於在臺灣民主化以前就歸國的人多所批評，對簡文介尤其嚴厲。⁴⁸

而且，簡文介在1961年成立「臺灣獨立統一戰線」並擔任執行委員長。這是為了整合包括王育德的「臺灣青年會」在內的數個臺灣獨立運動團體而成立的組織。不過王育德和林耀南都批評這個「統一戰線」，只不過是把其他團體收編進臨時政府的一個「手段」。對簡文介身為臨時政府乃至廖文毅的「軍師」、「策士」這樣的形象可以說已經深植人心。

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成員中，簡文介無疑是個特別突出的存在。一方面，他只在初期當過臨時政府內的正式職位，如大統領府秘書長和外務省長，之後就沒有了任何職位。根據王育德的看法，這即是「派系鬥爭」的結果。而且，簡文介與臨時政府其他任幹部的成員相比，學歷並不如人。在草創期，包括廖文毅在內的幹部大多有大學學歷甚至博士學位，而簡文介卻是只有舊制中等教育機關程度的嘉義農林學校出身。在廖文毅擔任「大統領」時期的臨時政府成員之間，出現了明顯的重視學歷的傾向。可以認定簡文介之所以沒有獲得「副總統」或者臨時議會的議長、副議長等職位，和這些頭銜、履歷的有無是不無關聯的。

簡文介因為具備豐富的知識而能做出獨特且大膽的發想，同時也有實踐這些想法的行動力。對自己的狀況非常了解，對事也能夠直言不諱。但是卻從未站上過臨時政府或任何臺灣獨立運動組織的領導位置。或許是因為這樣，他才給人一種總是在幕後出謀劃策的「軍師」、「策士」之類的形象。不過就簡文介的狀況來說，與其說他一直在「幕後」操作陰謀手段，應該說他始終缺乏出現在臨時政府的「幕前」的機會才是。

雖然遭受不少非議，簡文介仍然對臺灣獨立運動抱持信心而持續活動，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當1965年廖文毅向國民黨政權「投降」，也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打擊。

⁴⁷ 林耀南，《ある大統領の投降》（作者自印，1980），頁37。

⁴⁸ 後來簡文介也以安能務的身分批評過林耀南。安能務《八股と馬虎》的第18章〈中国人と台湾人は違うか〉中寫道，林耀南「表面上は忠誠の獨立黨黨員，但其實是警總派到東京の特務（表は忠實な獨立黨員で、その実は台湾警備司令部が東京に派遣した特務の密偵）」。林耀南是否是特務這點尚無定論，不過1985年以後林耀南持續為《台灣青年》撰稿，還擔任過民主進步黨世界後援會日本分會的理事長。

簡文介經常被臺灣的「調查局」特務跟蹤。而根據臺灣現存的資料可以得知，儘管已改用「簡文介」這個名字，國民黨政權早已掌握了他的本名「簡世強」，而簡文介也讓雜誌刊登過自己的頭像。⁴⁹ 簡文介的真實身分及其生活狀況，調查局應該早有掌握。

此外，還有一個可以展現簡文介之膽識的故事。根據其次子戶嶋次介的回憶，被調查局特務「監視」的簡文介，知道了那位特務的住處。某一天，簡文介帶著戶嶋次介直搗那位特務的家，一邊說著「你好嗎？」一邊走進門，最後喝過茶才離開。當時他還對戶嶋次介說：「怎麼樣？應該有嚇到他吧？」

然而，到了1971年10月，簡文介也返臺了，原因不明。與研究者多所注意的廖文毅、或者不吝自述當時狀況的邱永漢、辜寬敏不同，簡文介在回臺以後沒有任何公開的文章或者發言的紀錄，導致相關的調查、研究窒礙難行。⁵⁰

因此，本文運用口訪調查的方式略事補遺，簡文介之子戶嶋次介，對這位臺灣獨立運動家歸國的狀況則有著清楚的記憶。

戶嶋次介是簡文介回臺時，和他同行的唯一一個家庭成員。當時父親對他說「要回鄉下老家臺灣囉」，是用一種像是要回九州還是北海道之類的老家的口氣說著，然而他們出入境都沒有經過日本或臺灣的海關，抵達時甚至有樂隊演奏，「政府的人」還對他們低頭敬禮。簡文介則是一副什麼事都沒發生的樣子，就這樣帶著孩子歸國。

不過，曾經出生入死的獨立運動家簡文介，回國的過程並非真的那麼順利。根據戶嶋次介後來從胞兄那裡聽到的說法，簡文介臨走前留下一封信，提到一旦牽涉到「政治」，就無法預料對手會使出什麼策略，搞不好連次介都可能被抓。因此，不論繼續從事獨立運動還是回來臺灣，對於簡文介而言都是冒著生命危險的選擇。

⁴⁹ 不著撰人，〈台湾大統領は日本にいた！ ベールを脱いだ廖文毅という男〉，《週刊サンケイ》18 號（1960）。頁52-55。這篇文章公開了廖文毅和簡文介的照片。

⁵⁰ 在訪問戶嶋次介時，他提到簡文介曾多次提到：「雖然討厭蔣介石，但就算私底下再多怨恨，要是國家沒有了也是挺麻煩的。」1970年以後，共產中國逐漸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1971年又發生「尼克森衝擊」，戶嶋次介認為「他應該是覺得臺灣獨立太過困難，因此改變了想法。」

五、後來的簡文介——成為安能務

實際上，廖文毅回臺以後一直是被軟禁的狀態，終其一生都沒能再離開臺灣。但是簡文介1971年10月返臺後，不到兩周又回到了日本。⁵¹ 雖然從那之後他就幾乎銷聲匿跡，不過1973年9月21日《聯合報》的一篇文章〈日本的學術界與新聞界〉，卻有以下的記述：

一個和諧的午餐會在教授團要離開東京轉赴京都的那天中午，笹川良一和馬樹禮代表以及亞東協會的高級職員四人，還有日本東海大學執教的簡文介和筆者一道在美國俱樂部午餐，……⁵²

笹川良一為日本右翼的重要人物，是在保守政界有很大影響力的笹川財團領導者，馬樹禮則是直到1972年臺日斷交為止長期擔任中華民國駐日大使。亞東協會是臺日斷交以後設置的中華民國駐日機關，實際上就是大使館。和以上這些人物共進午餐的簡文介，此時的頭銜是東海大學教師。簡文介這時的職業是大學教師，在學校教授「政治哲學」。

此外，在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学部創立七十年史》⁵³ 的年表當中，有「1976年 簡文介（元東海大〈日本〉講師）客員研究員に就任」的紀錄，可見他除了東海大學以外也曾在明治大學任職過。⁵⁴ 1974年8月2日《聯合報》的文章〈在日本奮鬥的中國人〉，也有「還有經常往來臺北、東京間的實業家邱永漢和教授『國際政治學』的教授簡文介，在日本知識界中，都受到彼邦人士的尊敬，他們對中華民國的忠誠，間接的給與毛共的統戰份子

⁵¹ 參見楊逸舟，〈台湾人からみた台湾の運命〉，《新評》（1972.1），頁93。楊逸舟也是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成員之一，後來對廖文毅有所批評並退出了運動。本名楊杏庭，曾在愛知縣的南山大學任教。

⁵² 于衡，〈日本的學術界與新聞界〉，《聯合報》（1973.9.21），第三版。

⁵³ 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学部創立七十年史》（東京都：明治大学，1978），頁267。

⁵⁴ 根據戶嶋次介的說法，簡文介曾經招待一位據說是新選組的沖田總司的子孫，也是明治大學學部長的「沖田先生」到臺灣旅遊。這位「沖田先生」應該是指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的沖田哲也榮譽教授。

以嚴重的打擊。」⁵⁵這樣的文字。透過以上的證據，可以推測七〇年代的簡文介一直持續在大學授課。

然而，1971年以後媒體上公開刊載的「簡文介」相關報導、資訊，幾乎止於此。本文接下來以戶嶋次介的訪談所揭露的簡文介之後的遭遇為主。

從1971年簡文介回臺開始，此後數年間都會每年往返臺日兩地一趟，並沒有真的定居在臺灣。1971年歸國時，簡文介嘉義老家的雙親仍健在，簡文介的父親還有到日本旅行過。根據戶嶋次介的記憶，祖父（簡文介的父親）是位相當了不起的文人。簡文介的中國文學知識和學養，最初應該是受到父親的影響，在家中耳濡目染的結果。

並且，戶嶋次介小時候，父親就經常要他多讀書，特別是要讀英雄偉人傳記類。也會告訴他「男子漢的生存之道，就是要磨練靈魂的格局與格調。」這樣的意識也讓我們可以窺見簡文介的性格。此處再舉數個能展現簡文介的性格與人情味的故事。

簡文介和在臺灣島內從事臺灣獨立運動的廖史豪（廖文毅姪子）是好友。廖史豪因為參與1950年和1962年兩次獨立運動遭到逮捕，其中第二次使他在1965年被判處死刑。廖文毅回臺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要讓廖史豪獲得減刑。因為廖文毅歸國，1965年廖史豪被釋放，但之後一直處在特務機關的監視之下。1971年6月，他奉命處理簡文介的歸國工作而到了日本。這是因為簡文介在與調查局接洽回臺事宜的時候，因為不信任特務機關的人，要求政府若想說服他，就派廖史豪來東京。在東京和廖史豪重逢時，簡文介笑著對他說：「我就是希望你來、日本是你的第二故鄉、你關了那麼久、應該出來透透氣。」

在東京待了十二天的廖史豪最終並沒有把簡文介帶回臺灣。不過在四個月後，簡文介就自己回臺了。⁵⁶

簡文介返臺以後，有一次與廖史豪一起和國民黨的人喝酒吃飯，戶嶋次介也在場。在可能碰觸到不想討論的政治敏感話題時，其他人都以「看法不同」來矇混過去，簡文介卻憤怒地說出「這不是看法不同，而根本是常識的問題。你們這些人已經連常識都不懂了。」那場宴會結束後，醉醺醺的廖

⁵⁵ 于衡，〈在日本奮鬥的中國人〉，《聯合報》（1974.8.2），第三版。

⁵⁶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下）》，頁79-81。

史豪握住戶嶋次介的手，一邊流著淚一邊對他說：「看到了嗎？你爸爸很厲害對吧？在這麼多敵人面前毫不退卻而保住了尊嚴。太帥了。你爸爸真的好帥。」⁵⁷ 這個故事展現了簡文介會為了「堅守原則」而不惜賭上自己的尊嚴。

回臺以後，即便簡文介已經遠離臺灣獨立運動，卻還是一直受到來自國民黨的監視，他的日常生活因而一直處在緊張狀態中。七〇年代後半到八〇年代初，臺灣的政治局勢開始慢慢朝民主化前進，但白色恐怖仍然存在。曾經的盟友邱永漢於1980年取得了日本國籍，簡文介卻只能維持中華民國國籍。⁵⁸ 想用「簡文介」這個名字再從事公開活動應該很難了。而日本雖然有言論自由，但使用廣為人知的臺灣獨立運動家「簡文介」這個名字，要談論臺灣、中國相關事務，或是對中國古典做翻譯／翻案並加以分析，都可能對國民黨政權或是臺灣獨立運動相關人士帶來刺激。不同於「邱永漢」，「簡文介」是與臺灣獨立運動同步成就起來的名字。故而，這個名字所背負的歷史，直到八〇年代仍讓人記憶猶新。或許可以從這一點來解釋，簡文介之所以在開始新的階段之際，使用新的「名字」。

進入1980年代，簡文介使用筆名並隱匿自己的身分開始寫作。「安能務」就此登場。

中塚亮指出，安能務的初登場是在1984年2月號《諸君！》所刊載的評論〈『救心』と『庄三郎』と軍事技術〉，同年在《文藝春秋》1984年11月號發表評論〈台湾から見た全斗煥訪日〉。⁵⁹ 這時「安能務」的讀法假名寫作「あん・のうむ」。根據戶嶋次介的說法，這個筆名代表「unknown」的意思。⁶⁰ 不過因為「あん・のうむ」這個讀法「不夠特殊」，因而改成了「あろう・つとむ」。「あん・のうむ」時代的安能務在《諸君！》和《文藝春秋》登場時，都是堅持站在「臺灣人」的立場發表議論。但在改為「あろう・つとむ」之後，立場就曖昧了起來。提到出生地時有時寫「生於東

⁵⁷ 引用自戶嶋次介的訪談。

⁵⁸ 據戶嶋次介所言，簡文介晚年曾試圖入籍日本，但在作好相關準備前就去世了。

⁵⁹ 據介紹戶嶋次介予筆者的文藝春秋社荒俣勝利表示，「幫安能務出道」的編輯就在文藝春秋社。這意味著簡文介／安能務是由文藝春秋社發掘的，但詳細的狀況目前尚未可知。

⁶⁰ 前引中塚亮論文也有提出類似的觀點。

京」，有時又會寫「生於臺灣」，⁶¹ 讓人搞不清楚身份背景究竟是「（臺灣出生的）日本人」還是「臺灣人」。

從「あん・のうむ」改名為「あのを・つとむ」後，安能務最初寫作的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翻譯」，也就是所謂的「翻案」小說。他的代表作是先前提過的《封神演義》（講談社文庫出版，上卷：1988年、中卷：1988年、下卷：1989年）。正如中塚亮所述，日文版的《封神演義》實際上是安能務最早發表的作品，⁶² 此後，安能務陸續發表中國古典文學的翻案，以及以中國古代史為題材寫作的歷史故事、歷史評論。包括由雜誌連載改編成的單行本，以安能務的名字出版的書籍有以下幾種：

1988年	封神演義（上）（中）	講談社文庫
1989年	封神演義（下）	講談社文庫
1991年	春秋戦国志（上）（中）	講談社文庫
1992年	春秋戦国志（下）	講談社文庫
1993年	中華帝国志（上）（中）（下）	講談社文庫
1995年	八股と馬虎	講談社文庫
	始皇帝	文藝春秋
1997年	韓非子（上）（下）	文藝春秋
	隋唐演義（上）（中）（下）	講談社
1999年	三国演義1～6	講談社
	権力とは何か：中国七大兵書を読む	文春新書

從發表《封神演義》的1988年，到1999年的十二年間，安能務一共發表23本書。他能讀懂中國古典文學，並加入自己的詮釋和評論，不間斷地發表了近乎原創的歷史故事作品。⁶³ 這是相當驚人的產量。在這段時間裡，安

⁶¹ 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頁184。

⁶² 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頁183。

⁶³ 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頁184。

能務／簡文介已經是從66歲到77歲的年紀。直到2000年去世前，他始終維持著這樣的產量。這也表示當時日本對中國古代史的興趣和關注之強烈，對安能務作品的需求便因此風氣而生。

一如中塚亮所指出的，安能務的作品不僅將過往難以用日語閱讀的中國古典迅速引介到日本社會，同時重視趣味性，促成了以中國古典為題材的漫畫和遊戲的誕生。⁶⁴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前述的藤崎竜漫畫版《封神演義》。換句話說，安能務對日本文化發展也有重大影響。

安能務的「經歷」中大多會提到「香港大學畢業」，但正如前文已述及的，簡文介並沒有讀過大學。然而，不論叫簡文介還是安能務，都是在對廖文毅的胞兄廖文奎致敬。1952年逝於香港的廖文奎是臺灣民族運動的理論家，同時任教於香港大學教授哲學。簡文介流亡香港時期，留下了一些受過廖文奎薰陶的紀錄。⁶⁵ 1930年代廖文奎將《韓非子》譯成英文，後來也在香港大學講授《韓非子》。⁶⁶ 根據戶嶋次介的說法，簡文介相當推崇韓非子，發表過好幾本與韓非子有關的著作，包括《始皇帝》⁶⁷、《韓非子》⁶⁸、《權力とは何か：中国七大兵書を読む》⁶⁹等，簡文介流亡香港時曾經私下前往香港大學聽課。⁷⁰ 雖然沒有學籍，但他讀過香港大學的可能性是高的。簡文介不間斷地持續鑽研「韓非子」，可見他最想寫的一本書就是《韓非子》。⁷¹ 成為安能務以後，揮別過往的立場和經歷，開始書寫他想寫的東西，基於對《韓非子》的興趣和關注，簡文介開始留意古代中國的政治權謀，並改編成歷史故事。這是簡文介在獲得自由後真正想要傳達的內容。簡文介成為安能務後，寫下的不是研究論文，而是娛樂性質的故事。除了調查、分析以外，他也享受著將自己的自由想像和解釋融入其中的樂趣。正因

⁶⁴ 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頁183。

⁶⁵ 簡文介，《台湾の独立》，獻詞。

⁶⁶ 見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頁185。

⁶⁷ 安能務，《始皇帝》（東京都：文藝春秋，1995）。

⁶⁸ 安能務，《韓非子》（東京都：文藝春秋，1997）。

⁶⁹ 安能務，《權力とは何か：中国七大兵書を読む》（東京都：文藝春秋，1999）。

⁷⁰ 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頁185。

⁷¹ 根據戶嶋次介的訪談。

如此，他的作品受到了日本讀書市場，尤其是那些喜歡歷史類娛樂的讀者歡迎，並且直到現在仍持被續閱讀。

六、結語

簡文介的生涯，可以用「波瀾萬丈」來形容。

生於殖民地臺灣，在畢業的同時，以一個公司職員的身份來到戰地，成為「敵國」的俘虜。終於回到故鄉，臺灣卻又成為國民黨威權統治之地，參與反體制運動的他於是再度逃往國外。即使在香港、日本的海外臺獨組織中都當上重要幹部，卻也必須付出時時被國民黨特務監視的代價。即使如此，簡文介也不斷在各種公開場合，嘗試宣傳臺灣獨立運動的訊息。直到日本也因為美國、中國之間國際情勢的影響，無法從事臺獨運動，在消聲匿跡一陣子之後，又以匿名作家安能務的方式，重新在日本社會登場。

本論文讓簡文介這位臺獨運動者的生命軌跡浮出歷史地表，但目的並不在於稱頌其英雄事蹟。從結果來看，簡文介從事的臺獨運動並沒有成功，而即使是從臺獨運動史的角度來看，雖然行動力驚人，但對於他的評價仍是毀譽參半。他的活動方式與方針，確實存在著令人皺眉之處，加上1971年的返臺，使仍繼續為臺獨奮戰的人們稱之為「叛徒」，也是無可厚非。

即使是解嚴後，簡文介也從未為自己的行為辯駁。但可以確定的是，那與公眾維持聯繫，對公眾事務無法沈默的本質，應該催生了安能務。

正如中塚亮所指出的，安能務的著作中最有名的《封神演義》，與其說是翻譯實則更接近改編，「因具有原創性而應該算作一部獨立的文學創作」。⁷² 他在欣賞原著之餘，並不會受原著所框限，而是大膽地發揮想像力以對內容作出改編。然後以一種看似「忠於原著」的方式來呈現。因而，簡文介特有的大膽、善於分析以及直言不諱，都可以從這個文本中看出。

本文以史料閱讀的方法，勾勒出「簡文介」這位幾乎與「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相始終人物的前後生平。與邱永漢、王育德等臺北高校畢業後前往東京留學臺灣菁英養成之路不同，「簡文介」的前身「簡世強」畢業於實業學校後往南洋任職，再經由香港到日本，走上一條從南方迂迴的海外臺獨

⁷² 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頁184。

之道。「簡文介」利用日本戰後移民處置法規的縫隙，敢於向日本最高法院興訟來暴露日本與前殖民地之間未處理的歷史負債，並因此成為〈偷渡者手記〉的角色，豐富了邱永漢的文學世界。而在日本臺獨運動面臨轉折的時刻，「簡文介」自己也轉入大眾文學創作領域，從事中國古典題材的翻案小說以及歷史題材的評論。這樣的轉折是基於市場所需，或有思想上的背景所致，尚待研究者再行論析。

引用書目

- 三日月直之，《台湾拓殖会社とその時代》（東京都：葦書房，1993）。
- 于衡，〈在日本奮鬥的中國人〉，《聯合報》（1974.8.2），第三版。
- ，〈日本的學術界與新聞界〉，《聯合報》（1973.9.21），第三版。
- 不著撰人，〈変つた人の話——昭和三十二年六月十日・於長谷川邸〉，《大眾文藝》（1957.7），頁9-17。
- ，〈台湾大統領は日本にいた！ ベールを脱いだ廖文毅という男〉，《週刊サンケイ》18號（1960），頁52-55。
- ，〈天涯遊子歧途知返 八旬老母喜極而泣〉，《聯合報》（1971.10.3），第三版。
- ，〈廖明耀等三人脫離「臺獨」昨由日本返國〉，《經濟日報》（1971.10.10），第二版。
- ，〈台湾独立派に大きな痛手 重鎮・辜寬敏氏死去 96歳〉，《產經新聞》，<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30227-D4EJGXOAP5ODDDWLDGGBAZRHOY/>（2024.5.1 徵引）。
- ，〈派遣南方歸還者諸給與ニ關スル件（一）西婆羅洲坤甸單寧事業所及比島各事業所ノ人員ト情況報告人事課〉（1945.01.01），《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2-02829021，<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804739tMhiLwV#aeJ>（2024.5.1 徵引）。
- ，〈派遣南方歸還者諸給與ニ關スル件（二）南方派遣員ノ遭遇人事課〉，（1946.02.08）《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202830012，<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804739tMhiLwV#aeJ>（2024.5.1 徵引）。
- 丸山哲史，《台湾、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身体》（東京都：青土社，2000）。
- 中塚亮，〈台湾人作家としての安能務と，その編訳『封神演義』の特徴について〉，《金城学院大学論集 人文科学編》第19巻第1號（2022），頁183-194。
- 王育德，〈生命が燃えるとき 台湾青年20年の回顧（中）〉，《台湾青年》（1980.2），頁25-32。
- ，〈投降の論理 台湾青年20年の回顧（続）〉，《台湾青年》（1980.5），頁22-34。
- 安能務，《八股と馬虎》（東京都：講談社，1995）。
- ，〈始皇帝〉（東京都：文藝春秋，1995）。
- ，〈韓非子〉（東京都：文藝春秋，1997）。
- ，〈権力とは何か：中国七大兵書を読む〉（東京都：文藝春秋，1999）。
- 邱永漢，《私の金儲け自伝》（東京都：徳間書店，1971）。
- ，〈邱永漢の社長読本 7・ペテン師がうようよいる〉，《マネジメントガイド》20（1）（1974），頁65-70。

- ，《失敗の中にノウハウあり—金儲けの神様邱永漢が儲け損なった話》（東京都：グラフ社，1986）。
- ，《短篇小説傑作選 見えない国境線》（東京都：新潮社，1994）。
- ，《わが青春の台湾 わが青春の香港》（東京：中央公論社，1994）。
- ，《香港・濁水溪 増補版》（東京都：新潮文庫Kindle版 2021）。
- 和泉司，〈邱永漢〈濁水溪〉から〈香港〉へ——直木賞が開いたものと閉ざしたもの〉，《日本近代文学》第90集（2014），頁77-92。
- ，〈国共内戦と日本、その時の邱永漢——〈長すぎた戦争〉を中心に〉，《社会文学》第41号（2015），頁19-33。
- ，〈邱永漢〈密入国者の手記〉における創作と事実の混交——亡命者が生きる略として〉，《日本台湾学会報》第23号（2021），頁186-207。
- ，〈「国籍」と「選」—邱永漢1980年参院選出馬の意味と意義—〉，《多元文化交流》第12號（2020），頁73-105。
- ，〈生き残る為の選択肢——亡命作家・邱永漢の「日本語」と「英語」〉，《日本近代文学》第106集（2022），頁144-159。
- ，〈「日華断交」後の邱永漢——境界線上に生きた作家〉，《現代中国研究》第50号（2023），頁38-53。
- 岡崎郁子，《台湾文学 異端の系譜》（東京都：田畑書店，1996）。
- 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学部創立七十年史》（東京都：明治大学，1978）。
- 林耀南，《ある大統領の投降》（作者自印，1980）。
- 垂水千恵，《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東京都：五柳書院，1995）。
- 郭銳，《戦後日本における台湾独立運動に関する研究》（神戸市：神戸大學博士論文，2015）。
-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上）（下）》（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 張季琳，〈直木賞受賞までの邱永漢—〈濁水溪〉，と〈香港〉，を中心に〉，《越境する中国文学 新たな冒 を求めて》（東京都：東方書店，2018），頁415-441。
- ，〈邱永漢と林獻堂—小説「客死」をめぐる〉，《天理台湾学会報》第27號（2018），頁43-65。
- ，〈日本における邱永漢文学研究の回顧〉，《天理台湾学会報》第29號（2020），頁171-195。
- 陳佳宏，《臺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2006）。
- 陳慶立，《廖文毅的理想國》（臺北：玉山社，2014）。
- 辜寬敏口述，張炎憲、曾秋美採訪整理，《逆風蒼鷹：辜寬敏的臺獨人生》（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15）。
- 最高裁判所，《最高裁判所裁判集 刑事129（昭和34年1月 昭和34年5月）》（東京都：最高裁判所）。

楊逸舟，〈台湾人からみた台湾の運命〉，《新評》（1972.1），頁92-99。

廖文毅，《台湾民本主義》（東京都：台湾民報社，1955）。

——，《臺灣民本主義》（臺北：政大出版社，2023）。

《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第19屆畢業紀念冊》，登錄號：2005.008.1483。筆者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網站「NMTH collections」檢索取得，網址：<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5.008.1483>（2024.5.1徵引）。

《臺灣獨立運動（二）》（檔案編號：A303000000B/0044/006.3/003/1/026，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臺灣獨立運動（六）》（檔案編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1-01/030，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簡文介，《台湾の独立》（東京都：有紀書房，1961）。